

文章编号: 1007-6301 (2003) 03-0326-09

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综述

吴必虎, 高向平, 邓 冰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 北京 100871)

摘 要: 环境解说最早出现在美国国家公园的服务体系中, 伴随着新兴的旅游方式、目的地竞争日益激烈和居民游憩需求的增加, 其概念内涵与功能不断发展, 并且解说的研究也得到不断完善。本文分别从国外环境解说研究的时代发展和内容上进行划分, 而由于国内的研究很少, 只作为综述的补充。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环境解说分别经历了“形成期”、“媒介期”、“名正期”以及“初熟期”。在研究内容上, 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对解说特征与功能的研究, 包括其概念性框架与目标、手段选择、管理功能与经济功能的研究; 对解说受众的研究, 主要包括对游客的分类研究及解说方式的研究, 以及对解说员与游客之间沟通过程的研究等。在西方, 环境解说研究通过借助其他各学科的理论而逐渐成熟, 笔者建议引入国外成熟理论以建设并完善环境解说学科体系来填补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关 键 词: 环境解说; 游客; 媒介; 国家公园

中图分类号: F590.1

1 引言

在我国目前的旅游区中, 解说不被人们普遍接受。一方面由于人们旅游的目的还普遍停留于普通的大众观光, 另一方面又缺乏高质量的解说服务。同时, 游客管理与旅游解说相互独立, 旅游者只能处于被动管理的地位。随着新兴旅游方式的不断增加与游憩活动的深入开展, 人们不仅对活动的参与性增强, 而且渴望在旅游中进行娱乐并获取知识。因此环境解说成为旅游者(游憩者)理解、欣赏环境和遗产的主要途径, 并且促进游客管理手段的完善。

国外的环境解说研究起步较早, 拥有大量的著作与文献。但是, 国内除台湾地区有部分研究之外, 大陆的相关研究则较少, 一般只在旅游规划研究的专著中有部分原理与方法的说明, 深入研究不足。由此, 笔者对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进行综述, 希望对国内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

收稿日期: 2003-03; **修订日期:** 2003-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球科学部“九五”重点项目(49631030)

作者简介: 吴必虎(1962-), 男, 博士后, 教授。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旅游开发与管理方面的研究。E-mail: wubihu@urban.pku.edu.cn

2 环境解说研究起源与概念

2.1 环境解说及其研究的起源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 西方国家公园中从事解说 (interpretation) 工作的人一直被称为演讲者 (lecturer), 直到 1920 年 Enos Mills 在他的著作《一个自然导游的探险》(Aventures of a Nature Guide) 中, 首次运用了解说 (interpret) 一词描述他在洛基山中的导游讲解工作, 并把这种工作形式称为自然导游 (natural guiding)。20 年代后半期, 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公园把进行自然导游工作的人称为自然主义者 (naturalist)。到了 30 年代晚期, 随着解说内容拓展到历史与文化, 自然导游这个提法逐渐被解说所代替。通过 Stephen T. Mather 的比较, Makruski (1978) 认为, 解说包括整个活动经历, 而自然导游只是传播媒介^[1]。Russell (1947) 对解说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2]。1957 年 Tilden 在他的著作《解说我们的遗产》(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 中, 丰富了解说在历史、艺术、心理以及自然等各方面内涵^[3]。1961 年成立的解说自然主义者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pretive Naturalists) 与西部解说员协会 (Western Interpreters Association) 使解说得到了专业认可。

由于环境解说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遗产解说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与解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本文把解说与其它两者视为等同概念。

根据 Ham (2002), 解说的研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分为 4 个阶段, 包括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形成期 (the formative years)”,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的“媒介期” (search for the best medium), 80 年代到现在的“名正期” (quest for legitimacy), 以及 90 年代以后出现的“初熟期” (early maturation)^[4]。60 年代的解说仅仅停留于修辞手段对概念的描述。70 年代以后, 人们开始寻找与游客沟通的媒介及其效果, 例如把解说手册与幻灯片进行比较。但是这一时期仅把解说孤立地看待成一种活动体验, 缺乏理论基础。随着游憩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成熟, 出现了完整的解说媒介谱, 游客可以根据游憩活动的类型选择合适的解说方式。但是此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解说所具有的管理功能。80 年代早期, 学者对解说开始进行系统评价, 这意味着解说的研究开始向量化方向转变, 作为手段, 解说不再只具有娱乐性, 还增加了管理功能。尽管这方面的研究数量不多, 但是解说研究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求合法的地位。近年来, 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更多的成熟理论运用到解说的研究中, 使得研究者更加注重解说给游客思想带来的长期影响, 研究内容上逐渐偏向于对沟通过程的探讨, 同时分析手段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使研究日渐成熟。

2.2 环境解说的定义

至今有关环境解说的定义很多, Tilden (1967) 最早认为解说并非事物的简单描述, 而是通过体验揭示事物内在意义与相互联系^[5]。Knudson 等人 (1999) 主张解说是用故事的形式讲述纯概念化的事实, 通过激发游客的智慧达到理解和娱乐的目的^[6]。Makruski (1978) 认为解说是一种娱乐性为主的教育事业^[1]。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 Sharp (1969), 即服务、教育与娱乐的升华就是解说^[7]。Alderson 和 Low (1985) 把游客对事物的理解作为计划性目标, 通过解说的技巧促进游客的理解^[8]。Pierssen é (1999) 强调解说是从信息交流到游客获得愉悦感的整个过程^[9]。吴必虎 (1999) 从旅游角度认为解说具有服务和教育两大

基本功能^[10]。吴忠宏(1997年)强调解说具有中心主题,通过阐述过程激发游客的新见解与热情^[11]。

解说概念众多,Ham(1992)把解说过程概括为四种特质:欢快的气氛,针对性内容与目标游客群,组织逻辑性以及中心主题^[12]。因此,环境解说的目的有二:对于游客来说,通过对自然与人文资源的理解与欣赏,进行双方的信息交流以融入自然与历史;对于旅游地来说,要通过解说为游客提供一种愉快而有意义的体验,从而影响公众的态度与行为,不仅让人们尊重自然与历史文化,同时寻求公众对管理部门的相关工作与条例的理解与支持^[13]。

应该指出的是,环境解说与环境教育在概念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后者是教育系统的一个新范畴。根据Sinha(1992),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1970年内华达会议对环境教育的定义是:环境教育是认识价值和澄清概念的过程,它培养人们理解和评价人及其文化、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必需的态度和技能,在有关环境质量问题的决策和行为规范的自我形成中,环境教育承担实践的任务^[14]。因此,环境教育是一种从态度到技能的培训过程,而环境解说是寓教于乐的综合体。

3 环境解说研究进展

3.1 国外研究内容分析

目前国外环境解说研究在理论上采用多学科交叉(包括对市场、消费者行为、应用行为分析、教育学等理论的运用)、在手段上进行大量问卷调查与统计,并且与实验相结合的应用型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环境解说框架与功能、解说受众、解说员与游客之间沟通过程。但就目前来看,研究结果往往实际应用性不强。Ham(2002)指出,只有把研究重点放在实用的解说沟通过程上,才能标志着这一学科在应用社会学领域拥有一席之地^[4]。

3.1.1 解说的框架与功能研究

(1) 解说的概念性框架与目标框架

Istvan(1993)通过把自导型解说系统和向导型解说系统作为自变量,而游客在解说中获得的知识与提升的态度值作为因变量,也即解说的效果,筛选出在解说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及解说需要采取的方式和步骤,构筑并充实了“人——解说者——解说对象”的解说概念性框架^[15]。Knapp(1994)运用环境教育行为变化模式(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ehavior change model)作为环境解说目标框架的基础,寻找与游客行为变化有关的环境解说目标,并明确了该目标的层次对游客态度、知识和行为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6]。

(2) 解说的媒介选择

Nichols(1985)不仅记录了自导解说路径对自然历史知识转变成人们能够接受的信息的有效性,同时确定了听觉的交流设施是解说中最有效的媒介工具^[17]。Cherem(1977)研究了口头解说与非口头解说对听众接受信息的重要性^[18]。类似地,Martinkovic(1977)探索了非口头解说对游客产生的影响^[19]。Hanna(1986)对可视性设备对游客传达的信息效果进行了评估^[20]。

可以看出,对媒介的寻找以及效果比较集中在70年代到80年代,忽视了解说本身就

是一种沟通媒介, 需要技巧的完善来传达保护与管理的理念。

(3) 环境解说的管理功能研究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国家公园的管理人员认识到, 解说不仅能够为游客提供愉快的经历和教育的机会, 同时, 好的解说可以成为旅游及游憩场所的间接管理工具, 引导游客规范个人行为, 促进管理的实施。Olson (1983) 不仅通过对比解说前后游客对保护区管理理念的理解程度和态度的差异分析出某种解说教育模式的有效性, 同时利用相关性分析证明游客对保护区管理的理解与其自我行为管理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而与包括游客特征在内的各种社会统计变量没有关联^[21]。Earnest (1996) 对生态脆弱带、从属于多角管理的海岸地区进行了解说系统的设计, 不仅影响、教育甚至改变游客与居民的行为, 并且缓解了多角化管理和人们不规范行为带来的环境压力, 从而达到对这种生态脆弱地区的间接管理目的^[22]。

另外一些学者把环境解说与其他研究领域结合, 发挥解说的管理功能。Rice (1991) 把环境解说作为城市设计的辅助手段, 通过开发城市“绿带”公园 (greenline park), 不仅限制了私人的开发行为, 同时利用环境解说鼓励居民的正常游憩行为, 增进居民对历史、文化与风景的理解, 达到资源管理、风景质量与自然栖息地保护的目的^[23]。

(4) 解说的经济功能研究

随着自然与文化的多元化与差别化发展, 人们越来越渴求新的知识, 并且 Ham (2002) 发现游客更希望把旅游地的自然文化信息作为知识进行储备, 甚至愿意为高质量的解说支付成本^[24]。Able (1991) 指出许多旅游业管理者由于认识到解说的经济收益而对解说与教育提高了重视程度^[25]。Cable (1984) 利用旅行费用法 (travel cost model) 等计算方法对解说设施为旅游地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量化, 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解说具有一定经济效益^[26]。尽管目前解说量化研究不多, 但是借助量化手段必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靠的证据。

(5) 解说与可持续旅游

根据 Ham 等人 (2002) 的研究, 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是可可持续旅游业的两个中心环节。在经济可持续性方面, 不仅高质量解说丰富了人们的旅游体验, 增加游客的满意度, 从而推动“口——口”宣传与游客的再次到访; 而且解说的工作为地方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生态可持续性方面, 通过“理念——态度——行为动机——行为”这一认知与行为反应链, 解说能够让游客形成牢固的生态伦理观, 并最终作用其行为^[27]。Weiler (2002) 的研究表明生态旅游者比普通旅游者更加渴求新事物, 需要在旅途中积极的投入环保体验, 而不仅仅是娱乐的经历。因此, 可持续的生态旅游解说就更应该具有以下四种特征: (1) 以交流理论为基础, 确保传达的信息具有吸引力、内容广泛。(2) 为游客提供一系列易获取的媒介手段与学习途径, 以便进行选择。(3) 具有时效性, 信息不断更新并易于被游客理解。(4) 对信息进行筛选、策划、包装, 并传达给适当的目标听众。因此, 解说集中体现了生态旅游的持续性, 而与一般形式的自然旅游区别开来^[28]。

3.1.2 对解说受众的研究

(1) 游客分类研究

在进行解说之前, 对解说受众, 即明确游客类别十分重要。Stewart 等人 (1998) 通过对游客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把到访国家公园的游客分为四种类型, 即 seekers, stumblers, shadowers 和 shunners。其中, seekers 型游客积极地寻求解说信息, 根据其

公园解说信息的了解不同又可分为 learners、gatherers 和 fillers; stumblers 型游客与前者不同,他们对解说并非十分需要,可能会偶然与解说员相遇,接受解说,因此,解说的结果决定他们分为两种: satisfied 与 frustrated。其中,后者由于解说的不力可能导致对整个活动的不满。shadowers 型游客需要专门的导游,例如登山导游进行安全防备,这类游客一般数量不多。而 shunners 型游客一般由于语言障碍、时间限制而不需要解说服务,甚至对解说持抵触态度。因此,不同的游客对解说的需求程度不同,决定解说的力度和评价手段不同^[29]。Ham (1992) 把在室内接受教育或性质相似的听众称为强迫型听众 (Captive audiences), 而在室外接受解说或处于轻松气氛的听众称为自愿型听众 (Non-captive audiences), 后者的动机一般是寻求乐趣、自我提高与丰富,甚至是打发时间^[12]。因此 Thorndyke (1977) 主张应该在人们没有厌倦之前尽快传达主题内容^[30]。由于游客自控能力与接受信息能力不同, Moscardo 等人 (1986) 从环境心理学角度把游客分成积极的 (mindful) 与钝化的 (mindless) 两种,同时解说设计应该致力于前者^[31]。但是,根据 Langer 和 Piper (1988) 的研究, mindful 类型的游客一旦撤消自我控制力,就会转向 mindless 类型游客^[32]。

(2) 游客解说方式研究

Pierssen é (1999) 的研究表明,在游客能够接受的解说方式中,尽管家长式解说在短时间内能够抓住游客的注意力,但是具有逻辑性的成人式解说更能够激发游客的灵感,而儿童式可以适当活跃气氛^[9]。Patterson 和 Bitgood (1988) 通过对展览的参观者行为的研究,发现展览的规模、目的、艺术风格以及现实性等 14 种因素对于参观者的注意力和接受信息的过程具有重大影响^[33]。Moscardo (1996) 根据 mindful 与 mindless 型游客对遗产解说接受与理解结果的对比,提出了遗产解说方式的四点原则: (1) 解说应为游客提供多种体验; (2) 通过以自然为导向的解说活动,令游客参与其中并控制注意力; (3) 建立解说员与游客个人体验和感受的纽带; (4) 通过解说激发游客的智慧,鼓励游客进行提问。从而构建解说员与游客之间的互动过程,提高解说的质量^[34]。

3.1.3 解说员与游客之间的沟通过程

目前完全针对游客与解说者之间沟通过程的研究不多,或多或少都会偏向于对游客的研究或对解说者技巧与原则的研究,而且不同类型之间的研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比如针对沟通过程的研究目的是检验解说的技巧以及解说方式。Ryan 等人 (1995) 通过对国家公园内的解说人员进行分类,并对接受不同级别人员解说的游客在刚刚接受解说以及数月后的记忆与理解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对比出游客前后知识获取与记忆存储的差异,间接测试出不同级别的解说者的交流技巧^[35]。这一研究不仅评估了解说员沟通技巧的效率,而且检验出游客与解说员的沟通过程是否可靠准确。

3.1.4 环境解说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上述一些归类研究外,解说其他方面的探讨更加偏向于某一方面。具体说来: Shuman (1983) 进行了从理论创建到技能开发的环境解说大学课程模式的设置^[36]。Uzzell (1998) 通过对博物馆的解说类型、可靠性等进行评价,提高了馆内解说的效力; Lee (1998) 通过对行为地图 (behavior mappings) 的分析,阐述了人的兴趣、知识的获取、知识结构以及态度的转变是解说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Ashworth (1998) 认为由于欧洲各国之间自然、政治和文化具有联系,使得其遗产解说需要建立在大欧洲全盘尺度 (pan-

European dimension) 上, 不应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 Goodey (1998) 讨论了解说设施对城市旅游的的贡献^[37]。Cardea (1999) 对环境解说与环境教育进行了比较, 认为前者是手段, 后者是目标, 只有两者的综合体才能有效地传播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及其影响结果^[38]。Johnson (1999) 对美国户外教育和环境解说项目的户外领导者的知识与技能进行调查, 发现参加活动人员的健康与安全、对环境负责任的态度、解说领导者积极的作用是普遍关心的问题^[39]。Ap 等人 (2001) 提出在香港建立一套完整的导游监督服务体系是提高香港导游服务质量与职业化水平的关键^[40]。

3.2 国内环境解说的研究内容

目前国内大陆地区的环境解说相关研究很少, 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 1994 年到 2003 年之间的解说类论文有 286 篇, 但是与环境解说相关的只有 2 篇, 并且只是从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与设计角度出发, 而对环境解说的研究领域还没有深入涉及。吴必虎等 (1999) 把旅游解说系统分为自导式与向导式, 并对北京与香港的旅游解说系统做了比较, 同时对北京市的旅游解说系统进行了分类, 包括交通网络导引解说系统、接待设施解说系统、观光度假地解说系统及可携性解说系统四种类型, 为提高城市总体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提供可操作的依据^[41]。吴承照 (1998) 提炼出解说规划的内容框架, 对规划目标、流程以及规划内容做了安排^[42]。磨洁 (2000) 对森林生态旅游的环境解说规划做了研究, 提出以地质、气候、土壤、水文和空气质量的解说为主要内容的解说基本框架^[43]。

台湾在环境解说方面的研究对实践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王鑫 (1977) 通过探讨人对外界环境的意象-感觉-知觉-态度-行为等整个过程, 确立了景观保护和教育的基础, 这无疑为环境解说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证据^[44]。吴忠宏 (1987) 对解说在动物保育中的重要性做了研究, 认为解说是动物保育的宣导, 通过口语化的语言使人们心灵得到触动^[45]。王绪昂 (2000) 通过对解说员在赏鲸活动之前、之中与之后的重要性进行分析, 指出解说对于海洋生物保护的重要意义, 同时为解说员的实际工作提出指导意见^[46]。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评述, 可以看出环境解说借助环境教育的形式, 向游客传达保护自然与遗产的信息, 并在此过程中取悦、管理游客, 而对于管理者来说, 通过提高游客满意度, 更能带来经济回报。由于我国目前的环境解说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有些方面虽已涉及, 但有待深入。有关建议如下:

(1) 在理论研究与建设上, 国外成熟理论亟待引入。界定出环境解说与旅游解说和环境教育的概念, 在实践中综合运用。同时, 环境解说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应该在理论上汇集环境科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 做好对解说受众与解说员的研究, 挖掘解说作为信息传播媒介所应具备的效力。

(2) 在大专院校的专业设置上, 特别是一些自然资源管理、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的专业, 应该加设环境解说/教育的相关课程。

(3) 在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中, 管理者们应该认识到解说系统不仅仅需要资金投入, 同时也是一种令游客满意从而带来经济利益的手段。并且, 解说不仅仅具有服务的功能, 更具有教育功能。在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中, 解说系统的规划编制有严格、规范的要求, 而

解说系统规划编制的依据包括关于国家公园的法律、管理条例、公园管理规划、资源管理规划、解说条例等。因此,在我国应该逐步制定出与环境解说相关的法规及实施细则,作为各风景名胜区的依据,逐步制定并实施环境解说规划。

(4) 在旅游规划与环境规划中,环境解说规划应该纳入景区景点的各级规划中,使解说规划作为管理部门的辅助手段,对旅游区进行管理。

(5) 在政府的职能管理部门中,应该形成多部门合作的局面,包括土地部门、城建部门、旅游部门、环境部门等,真正把环境解说提到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

(6) 在学术网络建设上,建议今后国内与国外的学术机构建立友情网络链接,设立环境解说研究的网络论坛,加强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 [1] Makruske, E.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78.
- [2] Russell, C.P. One hundred years in Yosemite: The romantic story of early human affairs in the central Sierra Nevada. London,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 [3] Tilden, F.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7.
- [4] Ham, S.H. A perspective 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pretive research. 2002 Taiwan, U.S., and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Eco-tourism. 2002.
- [5] Tilden, F.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 (rev. ed.).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7.
- [6] Knudson, D.M., etc.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Venture Publishing, Inc. 1999.
- [7] Sharp, C. C. The manager, interpretation's best friend. Rocky Mountain-High Plains Parks and Recreation Journal, 1969, 4(1): 19~ 22.
- [8] Alderson, W. T. and Low, S. P.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 sites (2nd ed.). Nashville, TN: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5.
- [9] Piessens, A. Explaining our world: An approach to the art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E&F N Spon. 1999.
- [10] 吴必虎,等. 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 旅游学刊, 1999 年, 1: 44~ 46.
- [11] 吴忠宏. 环境解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1997 年. 转引自: 吴必虎,等. 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 旅游学刊, 1999, (1): 44~ 46.
- [12] Ham, S.H.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A practical guide for people with big ideas and small budgets. North American Press. 1992.
- [13] Rennie, F. E. "Interpretive evaluation: An applied methodology for self-guided trails", M. Sc. thesis, University of Guelph (Canada). 1980.
- [14] Sinha, S., etc. 环境教育: 中学社会科学教师及主管人员的职前培训模式. 刘燕等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2.
- [15] Istvan, L. B. Communicating the arcan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3.
- [16] Knapp, D. H. Validating a framework of goals for program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Ph.D. disserta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1994.
- [17] Nichols, D. R. Use of the tactual sense modality i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outdoor educ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1985.
- [18] Cherem, G. J. The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 agent for an awakening giant. Journals of Interpretation. 1977, 2(1): 3~ 16.
- [19] Martinkovic, P. L. The effects of an interpreter's nonverbal behavior on park visitors during a natural history

- presentation. MA Thesi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77.
- [20] Hanna, J.W. Evaluating interpretive walks, video techniques, in Marsh, J (e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Evaluation*. Interpretation Canada. Ottawa. 1986.
- [21] Olson, E.C. Non-form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in the use of interpretation as a management tool for a state nature preserve system. Ph.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83.
- [22] Earnest, G.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visitor management for the eastern Lake Ontario sand dune and wetland area. MS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Forestry. 1996.
- [23] Rice, A.D. The potential 'Greenline' park along the St. Lawrence river in New York State: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s an aid to design. MLA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Forestry. 1991.
- [24] Ham, S.H. Meaning making-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interpretation. 2002 Taiwan, U.S., and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Eco-tourism. 2002.
- [25] Able, E. H. Jr. Nurturing the mind and the spirit is a museum mission. *Museum News*, 1991, 70(3): 104. In Knudson, Douglas M. etc.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Venture Publishing, Inc. 1999.
- [26] Cable, T.T. An analysi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ssociated with a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program. Ph.D. dissertation, Purdue University. 1984.
- [27] Ham, S.H. and Weiler, B. Interpretation as the centerpiece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2 Taiwan, U.S., and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Eco-tourism. 2002.
- [28] Weiler, B. Foundations and elements of sustainable eco-tourism. 2002 Taiwan, U.S., and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Eco-tourism. 2002.
- [29] Stewart, E.J., etc. The "place" of interpretation: a new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interpretation. *Tourism Management*. 1998, 19(3): 257~ 266.
- [30] Thorndyke, P. W. Cognitive structures in comprehension and memory of narrative discourse.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7, 9(1): 77~ 110. In: Ham, Sam H.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A practical guide for people with big ideas and small budgets*. North American Press. 1992.
- [31] Moscardo, G. And Pearce. P. L. (1986). Visitor centers and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J.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6: 89~ 108.
- [32] Langer, E.J., and Piper, A. Television from a mindful/ mindless perspective.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Annual*. 1998, 8: 247~ 260.
- [33] Patterson, D., and Bitgood, S. Some evolving Principles of Visitor Behavior. In S. Bitgood, J. t. Roper, Jr., and A. Benefield., eds. *Visitor studie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Jacksonville: Center for Social Design. 1988, 41~ 50.
- [34] Moscardo, G. Mindful visitors: Heritage and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2): 376~ 397.
- [35] Ryan, C. and Dewar, K. Evaluating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between interpreter and visitor. *Tourism management*. 1995, 16(4): 295~ 303.
- [36] Shuman, J.C. Construction of a college-level curriculum model for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i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EDD dissertatio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983.
- [37] Lück, M. Contemporary issues in heritage and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David Uzzell and Roy Ballantyn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4): 1071~ 1074.
- [38] Cardea, G.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 comparison, contrast and synthesis. MS dissertation, Prescott College. 1999.
- [39] Johnson, W.C.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sirable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outdoor leaders of outdoor pursuits, resident camping, and outdoor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1989.
- [40] Ap, J. Case study on tour guiding: professionalism, issues and problems. *Tourism Management*. 2001, 22(5):

551~ 563.

- [41] 吴必虎等. 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以北京为例, 人文地理 1999 年 6 月.
- [42] 吴承照. 现代旅游归户设计原理与方法, 青岛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 [43] 磨洁. 森林生态旅游中的环境解说规划研究——以黑龙江省伊春市小兴安岭旅游区为例.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本科毕业论文. 2000 年 6 月.
- [44] 王鑫. 景观保护与欣赏教育之研究 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 1990.
- [45] 吴忠宏. 解说对动物保育的重要性, 台湾社教杂志. 1987 年 12 月, 245: 1~ 6.
- [46] 王绪昂. 自然解说在赏鲸事业的必要性与解说员在赏鲸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 第四届台湾海洋环境大会暨第八届鲸类生态与保育研讨会. 会议论文. 2000 年 10 月.

Progress in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WU Bihu, GAO Xiangping, DENG Bing

(The Center f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s a kind of nature tourism guideline, originall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of U.S. With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service quality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increasingly severe competition of tourist products, and notable functions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y in interpretation, the concepts and functions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re further developed. Moreover, the research of this topic is also being modified. From 1960's,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experienced 4 periods, i.e. (1) the formative years, (2) research for the best medium, (3) quest for legitimacy and (4) early maturation. The relative research contents were mainly consisted of: (1) the research of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interpretation, including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goals, media selection, and function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y; (2) the research of tourists in interpretation, including categories of tourists and ways of interpretation; (3) the research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terpreters and tourist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is more and more mature with the help from other academic fields. Therefore, introducing both theories and experiences of foreign interpretation research into China will help our scientists do further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tourist; media; national park